

锤炼



封面设计、插图：张正刚

锤 炼

八三二〇二部队政治部编

安徽人民出版社出版

安徽省新华书店发行 安徽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9 $\frac{5}{8}$ 插页：1 字数：180,000

1978年9月第1版

1978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8,000

统一书号：15312·605 定价：0.57元

J247.7

125

3

目 次

锤 炼	王洪金(1)
编外女电工	潘晓婴(23)
新 兵	单 柳(47)
向前看	薛宣和(65)
征途上	刘力华(85)
主心骨	周佳虎(108)
重任在肩	董永龙(125)
白马河畔	戴庆中(141)
辅导员	金一鸣 钦莫麟(164)
买猪记	张京生(179)
电波通畅	李伟国 薛宣和(196)
先锋连长	丁邦国(219)
警卫战士	刘 明(243)
炊事班长	张国建(254)
胜利的炮声	施南京(266)



A482668

锤 炼

王 洪 全

一

夏日的太阳，已经坠到大山的背面去了，只有那高峻挺拔的峰尖，还笼罩在一团淡红色的柔和的阳光里。山脚下，绿荫中的一连营区，终于有了一丝凉爽的山风吹下来。

然而，一连连部里的气氛却显得紧张、闷人。

副连长秦盛只穿一件白衬衣，两手叉腰，烦躁地来回走着。最后，他终于在房中间立住脚，对站在桌子边上的五班长说：“你们班的周泉，再不管管还得了吗？”他忿忿地挥了下手，表示用不着对方回答，又继续在房间里走动起来，一边走一边说，“随便破坏组织纪律，目无领导。这个头要开起来，那全连还怎么统一行动？”

五班长看着桌面，考虑着说：“恐怕一味地批评，也不是个办法。”

“不批评？不批评管理教育怎么行？有了错误，就必须严厉批评！”他喘了口气，“你先回去，找周泉，严肃

地跟他谈谈，回头我再找他！”

五班长走了。秦盛在桌旁坐下，忍不住用拳头轻轻地插了下桌子，自言自语道：“这个周泉，你就真是个手雷，我也得把你的雷管拧掉！”

“哈哈！副连长同志又在发什么毛喽！”

秦盛的背后突然响起一阵笑声，吓了他一跳。他转过身来一看，惊喜得跳起来：“团长！嘿嘿，团长，你是什么时候到的？”

团长钟皓，穿一身草绿色的军服，肩后背着一个洗得褪色发白的背包；人造革的腰带，紧紧束住了那挂在他身上的手枪、望远镜。这一切和他那微黑的四方大脸及眼旁深密的几条粗大的皱纹，都显示出一个经过战火熏陶的老战士那种威严勇猛而又从容不迫的气质。

秦盛，象一些基层干部在见到自己熟悉热爱老首长时总要叫上一番苦一样，他一边取暖瓶倒水，一边诉说起来：

“团长，你看看，连长探亲，指导员进教导队，副指导员上读书班。连里问题一大堆，而野营试点的任务又放在我们连。唉！团长，你要是再不来，我连枪栓都要拽拉不开罗！”

钟皓微微皱着眉，听着秦盛的一大通“苦衷”，心里也翻腾得厉害。一连面临的任务，是够艰巨的，作为师的夏季野营试点连，在十天以后，他们将踏上千里拉练的征途。在那两个月的时间里，连队要演练奔袭、露营、搜索、潜伏等一系列战斗课目；要和高温、丛林、雷雨、蚊虫以

及现在还设想不出来的困难作顽强的斗争。把这样一副担子搁在一个二十来岁的年轻人肩上，钟皓的心情是很激动的。然而这还不是钟皓下连的唯一原因。在钟皓下连前，团里就有风吹到他耳朵里。一些人说，秦盛敢抓敢管，大胆严格，充分体现了一个军事干部抓部队管理教育的魄力和作风；但另有一部分人却认为，秦盛的“严格”中带有粗暴简单的苗头，发展下去，对连队建设不利。在得知团长要下一连后，他们又共同希望团长能尽快总结出经验，在部队推广。

钟皓想到这儿，吸了一口烟，说：“怎么？最近工作开展得不妥当？”

秦盛说：“嗨！问题可是不少！你不是经常说要善于抓主要矛盾吗？我看主要矛盾就是缺乏组织纪律的严肃和完善，而这矛盾的焦点，就在五班新战士周泉身上！”

“周泉？”钟皓不禁微微一笑，实际上刚才秦盛批评五班长的话，钟皓在门外已经听到了一些，于是便问道：“这小鬼又怎么了？”

“他的事，那可就太多了！”秦盛叹口气道：“就说潜伏训练吧！就因为他乱伸胳膊又弹腿的，连着失败了两次，批评也不起作用。这还不算，前两天我查哨，发现这小鬼居然趴在地上，躲起来了，喊了半天也不答应，末了还笑嘻嘻地说：‘你没找到我吧！’叫我好揍一顿！嚯！还不服气，当场就和我顶起牛来！”说到这，他噓了口气，“这种兵，不狠批一家伙，连队还不叫他带坏喽？”

钟皓听到此处，眉毛一扬，道：“你说什么？狠批一

家伙？”

“对！”因为和团长随和惯了，秦盛无拘无束地说：“现在有不少战士已经跟着小周学了，动不动提意见，查原因，……”他看了团长一眼，猛地刹住了话把。

钟皓大口大口地猛吸着香烟，两道长而浓黑的眉毛快碰到一块了，眼睛眯缝着。听着秦盛的话，联系连队战士们的反映，钟皓的思想被猛烈地搅动了。机关干部对一连的两种看法，团党委会上的分析，一齐涌进钟皓的脑海。他清楚地认识到，怎样去抓连队的纪律，怎样推动部队建设向前发展，这不止是一个连队的事情，也是整个部队普遍都应解决的矛盾，它关系到提高我军战斗力、沿着毛主席的建军路线前进的大问题。他感到了自己肩膀上这副担子的分量。

“报告！”一个身材颀长的小战士闯进门来，打破了屋内的沉默。

“周泉！”钟皓脸上露出喜悦的神色。

周泉微微红着脸，双手使劲地攥住了团长粗大的手，稍稍踌躇了一下，很坚决地说：“我是来给副连长提意见的！”

秦盛的脸一下沉了下来，但他感到团长的目光正盯着自己，只好压住火气，说：“提吧！”

周泉提意见很痛快，开门见山：“第一，副连长对我站哨卧倒的事，不做调查研究，就乱批评我们班长，这是错误的！第二，副连长以往抓纪律的一些做法，简单粗暴，我觉得路线不够端正！完了！”

钟皓的心里泛起一阵兴奋和欣慰的热潮，他拍拍周泉的肩道：“再说下去！”

周泉一个立正说：“没有了！”说完一扭身，象来的时候一样突然和迅速，一下子便消失在门外的夜幕里了。

秦盛脸红脖子粗地站在那儿，楞了半天，末了，突然抓起自己给团长倒的那杯水，一仰脖子，喝了个干净，一屁股坐在板凳上，摇着头说：“唉！这周泉……，简直是个……爆炸品！”

“哈哈……”钟皓大笑起来，“别人叫周泉‘小手雷’，我看他炸得很有水平嘛。打在要害上了吧！”

秦盛道：“唉！手雷！手雷！说实话……”他支吾了一阵，鼓起勇气说：“要不是团长你做后台，他如今哪会炸得这么凶！”

“小手雷”，是同志们对周泉的别称。这是因为，周泉当新兵刚到连队的第一天，看到宿舍里的地上随便放着几颗教练反坦克手雷，便想拿起来看看。有个好开玩笑的老兵吓唬他：“嘘！别乱动！这是真家伙！”周泉由于从来没见过这种新式手雷的模样，便信以为真。他跑到连部，向正在开会的钟皓和支部委员们提了一条意见，说是连队战备观念差，将反坦克手雷到处乱放，容易炸伤人不说，单就是武器保养制度就不够完善。被这条意见弄得莫名其妙的支部委员们，被周泉扯到了宿舍，弄清了情况，几乎都笑弯了腰。秦盛当时又好笑又好气，正打算好好说说这个新兵一通，谁知团长止住了大家的笑声，抢先说：“周泉同志做得对。敢于发表自己的意见，敢于提出批评，这说明了他

关心连队的建设。这种精神值得提倡！”他和红着脸的周泉一起，把那些教练手雷一一放置整齐。在继续进行下去的支委会上，钟皓提出建议，反坦克训练结束后，训练器材必须注意保管爱护，禁止乱丢。末了，钟皓又要求支部对正确的意见要接受，对片面的或错误的意见要耐心解释和帮助。注意发现和爱护战士当中这种敢于提意见的积极性，使之成为不断推动连队建设的一种动力。从那以后，这“小手雷”的称号便随着团长那种支持新生力量、善于以正面教育抓好部队管理教育的方法很快传了开去。

这件事，秦盛当时虽没有什么大别扭，但时间一长，“小手雷”越来越频繁的“爆炸”，特别是常常冲自己来的“爆炸”，使他感到，当初要不是团长“撑了周泉的腰”，现在周泉哪有这样难管。

这会儿，钟皓听到秦盛吞吞吐吐地说出了这个意思，便笑道：“给我提意见好嘛，何必支支吾吾。我看你倒还没有周泉来得痛快！”

提起周泉刚才的意见，秦盛又恼火起来，明明是周泉破坏了潜伏纪律，站哨又违犯条令规定躺在地上，不料批评几句，反倒提起意见来了。

钟皓看出了秦盛的心思，便问道：“小周的意见值得重视。他犯纪律的事，你都做过调查研究了吗？”

秦盛惊讶得连眉毛都立起来了：“整天在一块摸爬滚打，还用调查研究？早就一清二楚了！”

钟皓“嗯”了一声，注意地看了看秦盛道：“打保票有点早了吧！”

“别人不敢讲，要说周泉，只要他一进连部，我就知道他提意见！”他变得愈来愈固执，“这种战士，只有批评，要不就改正不过来！”

钟皓一直在屋内来回踱着，他心里一阵阵难受：一个指挥员，一看到战士有缺点，连问题都不愿意调查研究搞清真相，也不做思想工作，就一味发火、批评，这能抓好纪律吗？不能！必须向秦盛先猛击一掌，叫他出出汗，震动震动，然后，才好下针砭！

钟皓突然立住脚，很严肃地转过身道：“秦副连长！”

听到团长称呼自己的职务，秦盛下意识地迅速挺直身体，立正站住。

钟皓用手指着窗外几个走过的战士，厉声对秦盛道：“难道条令上关于夏季着装的规定，你还不知道吗？为什么让战士打着赤膊到处乱跑？”

秦盛眼睛直直地看着钟皓，脑门和鼻尖渗出了汗珠。然而紧抿的嘴唇却显示出他对团长的批评有意见。

钟皓取出一支烟，打着火，吸了两口，放缓口气道：“怎么，批评错了？好，你就给我扔‘手雷’吧！”

秦盛苦着脸道：“团长，这是刚刚打完猪草，从河边回来的战士。你没有调查一下，就批评我让他们打赤膊乱跑。”

钟皓终于忍不住笑出声来说：“好你个秦盛，可算明白乱剋人的痛处了！别生气，我作自我批评！”他敛住笑，“如果我事先问问清楚，调查研究一下，不就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了吗？”

秦盛呆住了，半晌，他突然明白了：“团长你，原来是……”他的脸立刻憋得通红，好容易挤出句话来，“不过……刘我也是……也是为了执行纪律嘛。”

“方法不一样，效果也决不会相同！”钟皓拍拍秦盛的肩，幽默地说：“副连长同志，让我和周泉挨着铺睡！”他提起背包，“了解了解小周吧！”

秦盛一把没夺过背包，只好一边跟在团长后面往外走，一边小声说道：“团长，这‘小手雷’会乱崩人的，你……”

二

果然不出秦盛所料，几天以后，“小手雷”真的“崩”了团长一家伙，不过这次“爆炸”前后发生的事，使秦盛也震动得挺厉害。

那是在一天夜里，轮到二排站哨，钟皓为了弄清周泉站哨躺在地上的原因，便提出和周泉伙一班哨。

他们在二号哨位上哨不久，周泉果然就对钟皓说：“这哨位得变动变动！”说着便持枪卧倒了。

钟皓不出声地笑了笑，也在周泉身边卧下，贴着周泉耳朵轻声道：“来，小周，把你卧倒的理由给我说说！”

周泉说：“夜间观察情况，卧在地面向上看才清楚。嘿，”他挠挠脖子，挺不好意思，“在你面前说这些，简直是班门弄斧了！”

钟皓佯怒地低声道：“‘小手雷’！什么时候学会的这一套！”他想起秦盛说的，查哨时周泉曾说“你没找到我”

的话，便说：“恐怕不止这么一点原因吧！来，好好教教我这徒弟！”

团长谦虚信任的话，使周泉十分感动，他终于吞吞吐吐地把底亮出来了。

原来周泉是个十分好动的人，一时坐着不动，就闲得浑身难受。更何况潜伏训练，一趴就是几个小时呢！两次潜伏训练因为自己乱动而失败了，他心里十分生自己的气。不过他脑子灵活，便想出个主意，夜间站哨，他就趴在地上，任凭蚊子咬叮就是不动。副连长来查哨，就打他身边走过，差点踩着他的鼻子尖，他都不出一声，想锻炼自己的潜伏能力。可谁知反而被秦盛劈头盖脑一顿好熊。他忍不住就和副连长顶了起来。

钟皓听到这儿，心里一阵阵激动，多么好的战士，虽然他身上也还有一些缺点。钟皓靠近周泉小声说：“你做得对，但应该把情况报告给副连长，这不单单是为了纪律，更重要的，哨兵对整个连队的安全，甚至存亡，肩负着极大的责任，尤其是在战时是这样！”

周泉沉默了一会，小声说：“团长，你批评得对！”

钟皓轻轻一笑，又说：“小周，你喜欢思考问题，这很好。野营的时候可以根据不同地形对哨兵的配置，给副连长出出点子嘛！”

周泉说：“副连长不会又说我是乱扔‘手雷’吧？”

钟皓说：“为了连队的建设和战斗的胜利，多提建议，这是一个革命战士觉悟高的表现。有些正确的意见、建议，副连长即便一时不了解，事后也是会支持你的！”

周泉感激地看看钟皓，说：“团长，我以后一定提！”

钟皓满意地笑笑又说：“你看这样好不好，咱们向副连长提个建议，结合这几天的潜伏训练，把这个固定哨换成潜伏哨！”

周泉高兴地点着头：“好！”

钟皓道：“那我继续执勤，你去向副连长汇报，并带回他的指示！”

“指示？”周泉诧异地张开了嘴，“你是团长，他是副连长，换个哨位，还要请示他吗？”

钟皓严肃但又亲切地启发他说：“作为一个革命战士，必须自觉地遵守和维护部队的一切条令制度。从每一件小事入手，养成自己坚决执行命令、严格服从纪律的观念，无论他是团长还是战士。”

周泉虽然不能马上全部理解团长的意思，但他还是站起来，轻声道：“是。”他转过身，提着枪，向营区奔去了。

当秦盛跟着周泉向二号区域走来时，他们发现，钟皓团长正前倾着身体，提着自动步枪，在仔细地检查着每一丛树木，大石头和铁丝网。甚至钻过刺人的荆棘，蹚进池塘的水里，隐蔽在岸边黑影中，借着水面的反光，警惕地搜寻着可疑的目标。

周泉拽住秦盛，站在黑暗中看了好一会，嘴里叽叽咕咕地喃喃道：“团长执勤，多么认真严肃，可没有人命令他这样做，也没有人监督他这样做呀！”

秦盛瓮声瓮气地说：“这就叫执行纪律，懂吗！可该

好好学着点了！”

周泉抬起脸看着秦盛，轻轻说道：“可是条令里并没有团长下连一定得站哨这条纪律哪！”

秦盛楞了，他没想到，自己一贯以条令和纪律来批评周泉，这会居然让周泉找到根据来反驳自己，不觉一时有些尴尬。

其实周泉这句话与其说是问副连长，不如说是在问自己。他在心里苦苦思索着，团长为什么这样自觉地执行纪律？难道那印在书面上的条令和制度的后面，还包含着什么重大的东西吗？他想起自己以前的一些做法，似乎隐隐约约觉得一阵不安，但又想不出个眉目来。

钟皓提着枪走过来，把情况向秦盛报告了。他看到秦盛十分满意，便提醒说：“这是周泉同志提的意见哪！”

“他？”秦盛吃惊地看看周泉，他似乎不敢相信，周泉也能提出那么好的建议。

周泉有些着急，他急忙分辩：“团长，这明明是你的主意，怎么说是我……”

钟皓打断他的话说：“因为这办法是你先实践了的嘛！”

秦盛听了这话，想起从前查哨时自己对周泉的批评，不禁脸上有点发烧。他想，为什么自己会那么主观简单呢？是不是方法不同呢？

钟皓又说：“你看，周泉给我们提了条多好的意见哪！”他转向周泉，“来，周泉同志，检查一下我这几天的表现，有错的地方也‘崩’我家伙！”

秦盛有些惊讶地看看钟皓，又望望周泉，心想：在团长身上，“小手雷”可无论如何找不到“爆炸”的目标。

谁知周泉想了想，轻声说：“团长，前天晚上我想找你谈心，可找了一转也没见。问问班长，班长也不知道。你不请假外出，是不……”他有些局促不安地顿住了。

秦盛差点没叫起来，他很清楚，团长去营部接电话时，正巧司务长带着班长们去检查连队蔬菜生产地，团长就和自己请了假，这才去的营部。可这个“小手雷”竟然乱“崩”起团长来了。他愤忿地正要说话，不料团长一下捏住他的手腕，很诚恳地对周泉说：“批评得好！周泉同志，这能不断地督促我。希望你以后继续这样做！”

周泉心里一阵阵发热，多好的团长！自己在组织纪律上和团长相距这么大，可团长还要自己来帮助他。他痛切地感到，以后得向团长学习，严格要求自己。

秦盛的脑袋嗡嗡直响，周泉一走，他立刻不满地对钟皓低声道：“这个周泉，竟然真的‘崩’了你一下，真是目无领导，越来越不象话了！”

“你说些什么！”钟皓很严肃，“战士提意见，关心连队建设，我们不去鼓励他们这样做，反而要整人家，这样抓纪律，能行吗？！”

秦盛不服气：“不整，战士想怎么干就怎么干，打起仗来能听指挥吗？”

钟皓很耐心：“同志，看问题眼光不能老在表面上打漂漂，得钻下去。看到主流，发现成绩，以正面教育为主。”

“正面教育？”秦盛嘟囔着说，“反正咱当领导的得‘硬’一点，不然管不好部队。”

钟皓没有马上说话，他的思想翻腾着。前天政委打来电话，说连队干部对于领导在管理教育中应该“软”或“硬”的问题争论很激烈。钟皓很清楚，这种争论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管理教育问题，而是怎样看待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后连队的精神面貌和发展大好形势的大问题。所以，怎样认识和解决连队在管理教育上出现的问题，实际是我军政治思想工作中两条路线的不同反映啊！

“是啊！”钟皓不禁脱口说道：“是路线哪！”

“什么？路线？”秦盛吓了一跳，他仔细看着团长的脸色，似乎想从团长的眼睛中看出些什么来。

钟皓那直视前方、微微眯缝的眼睛里，在淡淡的月光下，似乎跳动着几颗小小的火星，显得坚定而沉着。

三

为了给夏季野营打下坚实的战术基础，今天的训练又是战士们称之为“最能磨练人的顽强性和坚韧力”的课目——“临敌潜伏”。

虽然盛夏的午后，正是最炎热的时候，但担任“假设敌”的钟皓团长和几个战士，用了一个半小时的时间，在山头上用各种侦察器材反复搜索我军潜伏位置，也全然没有发现目标。甚至几个年轻的战士开始怀疑起来：难道这平静的起伏山峦上，真的有一个全副武装的战斗连队，正悄悄

地藏在某一个区域吗？就是有着丰富实战经验的钟皓，也不得不暗自对战士们巧妙的伪装和坚韧的耐力发出赞叹了。

这次潜伏是秦盛亲自组织和实施的。在训练前，他按照团长说的正面教育，特地找周泉好好谈了一番话，要他接受上两次潜伏失败的教训，再不要乱动弹了。即便发生什么事情，也不要“爆炸”，等到训练结束后再“崩”。否则，破坏了纪律，连里只好考虑采取一些适当的措施了。这会儿，秦盛看到卧在距自己不远的周泉十分安静，于是对自己谈话的效果感到十分满意。

周泉，这会儿正和疲劳与酷热进行着激烈然而又有些不耐烦的斗争，汗水不住地从他的额头、鬓角上滚落下来。他坚持着不掏手绢擦汗（上次就是这条倒霉的白手绢闪了几下，暴露了位置）。他拚命眨巴眼，想让汗水从眼睫毛边上滴下去。谁知越眨眼汗水就越往眼里挤，渍得他双眼又酸又胀。他想用袖口擦擦汗，可低头一看，两条袖子早已湿透了。他伸出舌头舐舐嘴唇，感到喉咙干得兴许可以象木头疙瘩一样拿来烧火了。他失望地看看空水壶，忽然想到，夏季潜伏每人应该带两个水壶，这样能使发起冲击时体力更好些，他很想立刻向副连长提出这意见，但潜伏训练的严肃气氛，使他没有朝秦盛那儿移动。他瞅瞅离他不远的新兵小李，小李也渴得直朝他吐舌头。

周泉开始有些烦躁地四下张望起来。突然，他眼睛一亮，原来在他头上的一蓬杂木中，竟结着十来个水鲜的草莓子。摘下来扔给小李解解渴，好叫身体瘦弱的小李在攻击时别落后，他又一想，这是潜伏，行吗？没关系！我动